

看霜去

章铜胜

南方少雪，那就去看霜。雪或霜，都好，都有着一股冷意，让人想起荒原上一片茫茫的白。家乡人清晨早起，推开门，看到地上一层厚霜，总会很兴奋地对屋里还未起床的人说，落霜了，好大的霜。这样的兴奋，不亚于看见了一场好雪。

“落霜了。”乡亲们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语气里有一种喜悦。落霜了，天气就冷了，躲在地层里的虫豸和虫卵经不起寒冷的考验，冻死了。来年的庄稼就少受虫豸的侵扰，心无旁骛地生长，植株就壮实，果实就饱满，乡亲们就笑了。

乡亲们的喜悦源于可以预期的丰收，“瑞雪兆丰年”，浓霜也是乡村的好兆头。

落霜了。其实谁也没有看见霜是如何落下来的，可乡亲们依然说得那样自然，仿佛他们看见霜花飘落一样。

霜是看得见的。乡村的早晨，抬眼望对面平房上的鱼鳞瓦上，霜一笔笔地勾出瓦片的形状，像才学素描的孩子，描画得格外认真仔细。屋脊线粗粗的，却格外分明地有着一一条粗重的白边。越过屋脊的树，光秃秃的，表情僵硬。

母亲起来了，没有时间看屋外的霜，就直接去了灶屋。于是，村庄里的炊烟三三两两地升起，茫茫的淡蓝的烟里，村庄的表情就柔和了。

冬天，母亲通常是煮粥，煮一大锅粥，粥里面放山芋，或是放切成小块的莲藕，也或者什么都不放，就煮白米粥，也是香的。

粥熟了，水开了。父亲先泡一壶茶，捧在手里，出门看霜去了。这样大的霜，小雪一样。父亲常这样喃喃自语地说。也和邻居聊天，说的是天气，说的是庄稼，也说家长里短。父亲总是看得满心欢喜，聊得一脸开心，喝完一壶茶后，捧着茶壶踱回家里。冬天里，父亲难得闲着。

我在清晨的初阳里，捧一碗粥，撮一点小咸菜放碗上，走到门前去，缩颈，喝粥，看霜。村路边站着许多和我一样捧碗、喝粥，闲看闲聊的乡亲们。彼时，我年幼，还没有资格和他们站在一起桑茶麻短地聊天，但这并不影响我看霜的心情，我有我的乐趣。

霜好看吗？霜好看。

路上零落的稻草，被风吹得四处逃窜，挂在路边的枯草残枝上，横七竖八地躺在满是尘灰的村路上，没人理会它。而霜不嫌弃它，夜里一层层地把它包裹起来，抱着它取暖。清晨，稻草就裹上了一层素白的新装，安静地在阳光中醒来。晨霜中的稻草，也是幸福的表情。

屋旁的草垛上一层厚霜，像满头白发的乡村老者，安静地蹲在阳光下，眯着眼睛，想着乡村的往事。他们在集体回忆某一次如小雪的浓霜，或者是曾经有过的丰收的场景。

村庄里的老树，叶落了，干枯的树枝上裹着霜，就显得潮润了许多，就不再是冬天的枯和瘦、冷和硬了，仿佛有了一丝灵性了，也活泛了。几只麻雀在树枝上，只是偶尔地跳动一下，一改往日喧闹不已的脾性，麻雀在霜意里也安静了。

村东的小桥上，五爷正踩着霜走向前面的芦苇荡，东边河边草上的浓霜像五爷的胡子，硬气得很。河里薄冰上的霜花听见五爷咚咚的脚步声，一定很生气，嗔怪着这个倔老头，吵醒了它们薄寒美丽的梦。

菜地里的青菜，披头散发，顶着一层霜，装愣充傻，将深绿的颜色藏了起来，显得低调不招摇。冬小麦，在霜下蔫头耷脑，没有精神的样子，像乏累得打着盹的庄稼汉子，眯上一小会儿，也是养精蓄锐呢。

在霜的寒冷的外表之下，蕴含着温暖、可爱、调皮的种种表情，有着乡村的安静和朴实的性格。

在乡村，霜是有着佛性的。

落霜了。捧一碗粥，站在门前看霜，很乡村，直看得满眼的冷意，满心的温暖。

凤蝶的幼虫

王淼

旁，果然，一夜之间，幼虫全部爬到茂谷柑树上，“嘎嘎嘎嘎”地大啃绿叶，粮荒问题暂时解决。

凤蝶的幼虫长大后变成了绿颜色，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它们的胸部有两颗假眼。如果受到惊扰，它们会机警地昂起头胸左右摇晃，头上还会伸出两根红色的触角，大概是想乔装成蛇拟态自保。我查了一下蝴蝶图鉴，那些翠绿色、体型较大的是柑橘凤蝶的幼虫，另一种芥末绿、画黑眼线的则是无尾凤蝶的幼虫。

可是，它们的数量正在一日日减少，不知是走失了，还是另外找了隐蔽处化蛹，或是被蜂儿鸟儿捉去了，不得而知。剩下的

虫儿依然无忧无虑，缓缓地爬行、啮食与排放绿豆般的屎球。眼看茂谷柑的叶子也被吃光，虫虫们在两棵秃树上爬来爬去寻找叶子，老婆打趣说：“这些小家伙，还真不知节制。”

虫饿着，人心也悬着，等不及第二天，晚上十点多，老婆拿着手电筒、剪刀出门，说要到新店溪边找一找。没多久，她

就带回了两束绿油油的柚子枝，插在小花瓶里，连瓶带枝绑在秃树旁。虫儿们又开始纷纷向绿叶聚集。有一只虫儿老在歪路上乱爬，一再错过通往食物的枝条，我终于看不下去，请儿子帮忙把它捉到柚子叶上。

儿子用食指摸了摸它的背，睁着大眼睛惊叹道：“好光滑呀！”然后又捏起幼虫凑到鼻前嗅一嗅，这举动着实吓了我一大跳，他却若无其事地将幼虫放回叶子上，说：“一点也不臭。”

绿色的“牛群”找到丰盛的“牧草”，一只只不再乱爬，而是井然有序地沿着叶缘切割它们的大餐。

想来为了几只虫，我们一家人真够操心的，我当即宣布：“下次蝴蝶再来树上下蛋，把它赶走，太麻烦了！”

“你少吹牛了！”老婆接过话茬，随即唱起了一首歌：“做人的汉子真辛苦，又要烦恼天不亮，又要烦恼鸭无卵，又要烦恼兄弟娶妻没眠床。”我听懂了，这是揶揄我的话，言下之意是我就爱瞎操心，如今还要为这蝴蝶下蛋、毛虫没叶子吃而烦恼。觉悟到自己的杞人忧天，我与她相视大笑。

天气日渐寒凉，然而小阳台却一直暖如春日，一大早，便有一只无尾凤蝶飘进花坛，煽着斑斓的粉翅，在和煦的阳光中蹁跹振翅。



一盏菊花香

黎洁

概和初见的印象有关。

秋天回家，在父亲新盖的楼房前，早已经没有菊的影子，儿时的院落，此时正是菊花开得最美最艳的时候。村后的田野上，沟壑旁开着一簇簇野菊花，俯下身子，轻轻抚摸着金黄的花瓣，略显单薄，但也不乏清秀，一如不施粉黛的村妇，虽不娇艳也有质朴而纯然的美。它们一簇簇地，挤挤挨挨，没有丝毫的自卑和怯懦。

居住在乡下的人是不屑于这些野花的，他们在乎得更多的是土地和庄稼，春种秋收，一年四季为生计奔波忙碌。而这些野菊花也不介意这些，它们从不向人们索取什么肥料，也不向大地索取什么欢喜，只在任意的沟坎边，兀自发芽、生长、开花，和蓝天白云相望，和寂寞的虫儿私语。

姐妹住在郊区，不大的院落种满了菊，各种颜色，把小院点缀得像花园。姐妹说不想住城里的楼房，还是郊区好，清闲，适合养花草、种菜蔬，没有

了喧嚣和浮华，心绪难得平静，听着很有陶渊明笔下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况味。古时文人笔下的菊，也是黄多、白少，如贾岛的“九日不出门，十日见黄菊”，宋时的“短篱残菊一枝黄。正是乱山深处，过重阳”、冯惟敏的“恰东篱劝插黄花，又南浦催斟绿酒”，其它色系少有描绘。这可能与野菊黄白色居多有关，也可能与黄菊花的意象寓意有关，微暗的黄、磨砂的白更符合秋的凉意和萧条，符合秋日即景生出的惆怅。花瓣瘦弱、狂野生长、凌霜盛放，处处倔强清高，处处自由洒脱，这些都是浪漫的淡粉轻绿、华丽的重瓣长菊所比不上的。

当然，即便文人笔下菊花多偏黄，文里的意义却大不同的。“夕餐秋菊之落英”，屈原笔下菊是一切美好品德；“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，易安笔下菊是追忆相思；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堕北风中”，郑思肖笔下菊是忠贞不屈。于我而言，不过一盏菊花香。